

那一湾水

□ 付文华

很幸运,我现在的住处附近有一湾小河。

小河名支漳,水质清冽,河中小岛及两岸沿堤种满滩地花草,滨河道路顺势蜿蜒,野鸭白鹭常在此漫步栖息,加之近来天朗气清,河边景色可谓极美。

流连于此,我常不由地驻足,缥缈在水中的云、瑰丽变幻的霞光抑或徊翔低飞的白鹭让我几度沉迷,恍然回到了成长的故土。

然我的家乡位于沧州东部靠近入海口的渤海湾地带,那里除了河口、池塘、洼淀的水面,还有泛起粼粼白光的盐田。卤水经风吹日晒结晶成白花花的盐带,素荡荡绵延而去,甚为壮观。

因河口附近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多,是鱼虾洄游、索饵、产卵的良好场所,记忆里我们的饮食基本以鱼虾蟹贝为主。妈妈喜欢早起垂钓,我常跟随其后。鱼竿是自制的简易款,但丝毫不影响收成,鱼钩落水不久,鱼漂便会有动静,有时竟也会一次钓上来两三条。

遇到撒渔网的场面则更是壮观。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大爷,渔网刚撒下去,就拉上来扑腾腾白花花的一片,旁边大妈兴奋地合不拢嘴。水上游有处水库,水鸟繁多;刚还在半空自在盘旋,一眨眼便捕食成功的鱼鹰;居无常居,以潇洒无束著称,遗留蛋群于各处的鹤鹑……

这是水边长大的孩子独有的童年记忆。

那时,最开心的是拎个小桶,跑闹着捡拾鹤鹑蛋。鹤鹑喜欢在河塘边产蛋,每处蛋窝几乎都有七八个,有的甚至有十几个。发现一处,我们就兴奋地争相跑上前去,却也常因顽皮不慎将其打碎。最可惜的一次,刚刚捡满了一桶,我们追啊闹啊,一失手,整桶鹤鹑蛋撞了满地。

在水边,我还哭过鼻子。那是一次钓鱼,一艘渔船驶过,眼看着巨大的波痕由远及近起伏而来。本以为从河心到河岸的遥远距离足以减轻它的威力,但浪头还是过来了,悄无声息但迅猛有力,将我的鞋子覆盖后裹挟而去。

我试图追上鞋子,然而追了几步便放弃了,荡漾的水面让人眩晕。我一度失落,光着脚,拎着另一只鞋怅然回到了家。

因了那湾水,我成长且得以蜕变。水边有些错落堆砌的石头,择一大石坐下,和柔软的水面倾诉,神秘的,踟蹰的,骄傲的,不快的,翻涌到脚边的浪花像是亲昵暖心的回应。

记得一次放学回家,见我闷闷不乐,妹妹提议去水边走走。那天月色很好,粼粼水波中的月光妩媚洒脱。一阵海风吹来,清凉咸湿,任性自由。

面对无垠的水面,任何心事都是渺小的,微不足道。我一路的戚戚艾艾在走近它时已荡然无存了。

面对无垠的水面,任何心事都是渺小的,微不足道。我一路的戚戚艾艾在走近它时